

人的一生中,总会遇见很多的人,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。在我的一生中,我也曾遇见过许多老师,在我的文学路上给予过我很大的帮助。

记得读小学三年级时,我随父母从乡下搬到城里。那时乡下的老师都是用方言讲课,而城里的老师说普通话,我却听不懂。特别是在语文课上,教我们语文的江老师是萍乡人,她说的普通话又参杂着家乡的方言,每节语文课,我就像听天书一样,因此,我语文成绩一落千丈。后来,细心的江老师发现了我的问题,她经过家访,了解到我成绩差的真正原因。从此,每天放学后,她就叫我到她办公室,辅导我做完作业(那时的作业不多)后就带我朗读课文,首先教生字的拼音,然后就开始朗读课文,最后把每一课描写精彩的段落背下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,我的口语不断提高,语文成绩噌噌往上升了。从那以后,我渐渐喜欢上了语文,更喜欢上江老师的课了!

江老师没有跟班上,我上了四年级就没见过她。后来听说她调回她的家乡了。虽然再也没见过她,但是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她的样子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心里非常感激她,是她让我热爱上了阅读,也许她就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!

上了初中,我又遇到了一位特别严厉的语文老师——卢老师。那时,卢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宜丰一中,他对教育有满腔的热情,把学生当作他的孩子。每天除了教学,还常常带我们到野外采风,回来就要写作文,而且要求我们每天记日记。那时,我对文学的热爱更加地凸显出来了,我每天乐此不疲地坚持写日记,把生活中细小的、有趣的、伤心的、开心的事情都记录下来。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参加工作,但结婚成家生小孩后,因各种琐事放下了。

但对于写作我没有放弃,虽然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,但我依旧自娱自乐,练着笔,写些自己看的小文。

走向社会后,我有幸又遇到了现在的宜丰作协主席唐银生,他是引导我走向文学殿堂的导师。

那时的他是《宜丰报》的主编,我有稿子就会送到报社去。记得我写的《带露的玫瑰》就发表在《宜丰报》上,那是我写的诗第一次见报,可以想像我当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呀!拿着一张《宜丰报》到处张扬、炫耀。

从此,我对文学的热情更加高涨,每天灵感不断,提笔就写,每天都能写上一两篇(首)散文、诗歌,整个人就像着了魔似的沉浸在写作中,那时的日子过得非常开心和充实。从此我就痴爱上了读书写作。在唐主席的引导下,我的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,慢慢地走进了文学殿堂,开始有一篇篇文章发表在《宜春日报》《宜春广播电视报》《中国妇女报》《写作》等报纸杂志上。那时的我真对文学充满了痴狂,慢慢地,我进入了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圈子,融入了一个没有名利之争的纯粹的文学圈。我先后加入了宜春市作家协会和宜丰县作家协会,成为了会员和理事。那种自豪感和成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同时也非常感激他,让我在文学的这条路上走得那么远,内心就感觉到有一缕清新的阳光照进来,眼前一片光明。

在我的一生中,有幸遇见您!我心存感激,非常谢谢恩师们的培养和教导。虽然我没有成为大作家,但也有些许作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,慢慢成为一个小小的作家。如果没有遇见您,我怎么能在这文学的路上走得那么远?如果没有遇见您,我的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富足?如果没有遇见您,我会有如此的信心走好人生的每一步?

文/卢晓芳

我多幸运,遇见您

摩的师傅老陈

文/湛德斌

镇上邮电所门前有条马路横过,马路那边原来有幢老房子,前不久给拆除了,于是有块空地腾了出来,这里便成了摩的师傅及小货车司机的聚集地,他们在此揽客或拉货。闲暇时,他们总会凑在一起,或闲谈聊天,或下象棋、电扑克……日出而聚,日落而散。摩的师傅老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。

认识摩的老陈是去年夏天的事。有天上午电管站小彭打电话给我,说附近一个村庄有人家里的电器插座老化起火,让我去换个新的,并告知了这个人的电话。我随即拨通了这个电话,得知他姓陈,是位摩的师傅,他正在邮电所旁边揽客。不到一支烟的功夫,老陈骑摩托车来到我家饮食店门口。乍一看,他一张国字脸,说话声音宏亮,身材高大……没容我多想,我带着工具包,取了几个公牛插座,坐上老陈的摩托车,旋即往他家奔去……

来到老陈家的后门口,一幢老旧的青砖瓦房映入眼帘,这房子看上去也有些年头了,屋顶的瓦片作了翻新,原来的青瓦换上了琉璃瓦,但屋后边的一处砖墙出现了裂缝,看来老陈的这幢房子也算得上危房了。

老陈推开屋后门,我跟他进了屋,来到他的房间,一股霉烂味扑鼻而来,房间里显得很凌乱,一张老掉了牙的案桌上塞满了物品,大

热天床里面还垫着棉垫,难道他不觉得热么?紧挨着房间旁边的大门角落里,是他的简易厨房,一台煤气灶搁在板凳上,灶上架了口小铁锅,锅里面还留存有洗锅水。许是滞留了几天,加之气温高的缘故,这锅里的水发酸变臭了,他却没倒掉。突然间闻到这股臭味,我差点要呕吐,但又碍于面子,不便说出来……

好在老陈家的进户照明线路漏电,保护器完好无损。我截断电源,装着自然的样子给他维修插座。老陈则在一旁抽着烟,并来回踱着步……我边修边和他聊着,老陈说自己是60后,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过兵。“你知道那时在农村能当上兵有多风光吗?”老陈提到这一段,容光焕发。但是,十多年前,老陈的老婆和他离了婚,女儿远嫁他乡,老婆跟着儿子在邻市生活,平时和他们没有往来,靠骑摩的揽客维持生活。难怪他的烟瘾这么重,他借助着一支支烟卷,排遣着孤独和寂寞……

一回生,二回熟。有一次,老陈骑着摩托车停在我家店门口,见是老陈,我同他打了声招呼。进得店来,老陈对我说:“老弟,最近手头有点紧,没钱花了,能否借50元给我应一下急?”妻子听他这么一说,朝我递了个眼色,示意我不要借给他。但我想,50元钱也不算多,再说和他也熟悉了,不好让他失望而去。我不由分说,从抽屉里摸出一张50元票子给了他,他接过钱连声说着谢谢,说过几天有了钱会来还的。说罢,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而去……

晚上,电管站小彭来我家串门,我将老陈借钱一事说给他听。小彭一听,露出惊讶的样子,说老陈是个老赖,欠着好多人的钱呢,这50元钱怕是打了水漂。妻子听了小彭的一番“阔论”,气得对我破口大骂。我还能说什么呢?钱是我借给他的,妻子怎么骂都不为过!但我依然弱弱地辩护着:“怕什么,老陈他又不是外地人,还怕他不还钱,到时我上门去问就是!”后来,借钱这件事我没再放在心上,时间一长,我竟将此事淡忘了。

过了个把来月,没想到老陈上门来把这50元钱给还上了,并且在我们店里炒了碗米粉吃。老婆慨叹,老陈虽然还钱晚了点,但总算是还上了,看来他不是个无赖,只是一时落魄。

很长时间没有碰见老陈了,也没有看见他在那里揽客了。一次路过老陈家门口,只见老旧的木门上竟钉着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匾,闪闪发光。不管现状如何不堪,这曾经是许多和老陈一样的退伍军人人生的辉煌。后来有次遇见老陈,我问他为何没来揽生意?他说摩的行当也不好做。为了增加点收入,他在附近一家机砖厂打工,骑摩的成了他的第二职业。

看来老陈也变得勤快起来了,但愿他通过自己的努力,也能和我们一样,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有滋味!

